



宝贝,那些宝贝

□乔 叶



拜师记

□杨清喜

乔叶,这两个字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重要代码,朋友们有时候会开玩笑叫我“落叶乔木”。因此,每当看到落叶乔木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亲切之感,仿佛所有的落叶乔木都是我的亲戚。2011年8月,我随着中国作家采风团来到了奈曼旗,又认识了两种落叶乔木——不,准确地说是,重识了它们。因为在之前就已经认识了它们,只不过到了奈曼旗,它们变了个模样。

它们是杨树和柳树。奈曼旗位于内蒙古通辽市西南部,科尔沁沙地南缘——科尔沁,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三个字会和沙地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在来到奈曼旗之前,这三个字只能让我想起绿草茵茵的大草原。且不说清朝时期科尔沁的第一传奇美女孝庄皇后动輒就会在电视连续剧中言道:“我思念我的科尔沁,我思念我的大草原……”单看看地图上这些可爱的名字:连中甸子、黄花筒、下洼、四林筒、林家杖子、上黄花塔拉、朱家湾子……不是花就是甸,不是洼就是湾,怎么会和沙地有关系呢?即使再知道草原沙化这个词,如同玫瑰花这样的词成为屠宰场的代称一样,我也还是想不到“科尔沁”会成为沙地前面的一个定语。

确实,沙地就在我们的行程里默默地站着,一片连着一片,蔚为壮观。有一些沙地还是寸草不生的白沙地,什么都没有。让人绝望。

幸亏有了杨树和柳树。杨树和柳树,这在中原是最俗常的树木,随便是谁说句话都会带出它们来:“柳树不怕淹,松树不怕旱。”“有心种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杨树叶拍巴掌,遍地种高粱。杨叶钱大,快种甜瓜;杨叶哗啦,快种西瓜。”当然它们也常常一起出场,在豫北人人都会背的九九消寒歌里,就同时有了它们的份额:“七九八九沿河看柳,九九杨落地,十九杏花开。”可见俗常。但到了这里就觉出它们的不俗常。

先说柳树。柳树到了此地就不叫柳树了,而叫怪柳。因为它看起来确实怪。说是柳树,却不高大,也不粗壮,其娇小情形像是天然盆景,七扭八歪,形态各异,极富创意的造型常常大大超出我的想象力:有的像马头,有的像羊角,有的像拱门,有的像珊瑚……怪是怪的,但一点也不恐怖,因它从根到梢长满了嫩绿的枝条,看起来很是新巧有趣。当地的朋友介绍说,怪柳之所以如此情状,是因为如果要在沙地上存活,它必得顺应这风沙的条件,用深根抓牢土地,用身形顺应风沙,用所有叶片汲取阳光雨露……也因此,它就长成了怪模怪样的怪柳——突然,我觉得这个怪字极其不准确。这柳树怪吗?不,它们一点都不怪。如草原人放牧,海边人打鱼,中原人种地一样,这些不会说话的植物,最听得懂自然的声音。它们根据水分、光照和大地的条件,听天命,尽树事,看似桀骜不驯实则是智勇双全地生长起来,在这里

的环境而言,它们其实是最真切地道法自然。

与其说它们是怪柳,不如说它们是乖柳。怪的,是如此将它们命名的人。是那些远离自然的被文深探深化的眼睛,和心。杨树在这里也是另外一番模样。不再是矛盾先生在《白杨礼赞》里说的:“笔直的干,笔直的生。”杨树的干通常是将把高,像加过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丫枝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加过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不旁逸斜出。”在这里,它们生长得虽也笔直,但旁枝多多,到处旁逸斜出。只要能长权的地方全在长权,长得繁繁茂茂,野性蓬勃。我曾问当地朋友为何不修剪一下,博得了全车人的嗤笑。回答说:在这沙地长出的绿色,谁舍得修剪?这里的植物,最重要的审美标准就是绿色,只要是鲜活的绿,那就是好看,那就是美丽,那就得像宝贝一样留着!

我沉默。为自己的愚蠢。看着车窗外肆意生长的白杨树,这在中原最常见的树,忽然觉得心中一阵温热。是的,是舍不得,这些树,是像宝贝。是不能修剪,是得任它们纵横地生长,任它们四面八方地撒开了长去,因这些层层叠叠的青枝碧叶啊,确实是这沙地上最赏心悦目的笑容。当然,对这沙地来说,宝贝们不仅是杨,也不仅是柳,还有柠条,沙蒿,樟子松,以及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草……大大小小,疏疏密密,所有生活在这

里的,默默生活在这里的绿色,都是珍贵的宝贝。

在奈曼旗中国作家生态林,我种下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宝贝,那是一棵松树。我亲爱的读者,当地农民宝纳森·五日图承诺说会经常来为它浇水,保证让它成活。——在奈曼旗,我碰到了不少我的读者,收到了让我惊喜的礼物:有鲜花,有诗歌,还有祝福,包括宝纳森·五日图的珍贵承诺。在内蒙古文联主办的名叫《花的原野》的蒙文刊物上,我还看到了自己被翻译成蒙文的小说《取暖》。我看不懂那些蒙文,但是看到那些蒙文的时候,我想起了沙地上的草。在字形上,每一个蒙文都像一棵小草,有直立的主茎,有随风飘扬的叶片。不知道蒙族人民的祖先是不是受了棵棵小草的启示,才创立了这小草般隽秀的文字呢?这河水一样的文字啊,滋润着我的文字。

宿命般的,又想到了文学。在这个物质日渐丰盈,精神上却日渐沙化的时代,文学难道不也是这沙地上的宝贝?杨,柳,松,柠条,沙蒿和小草,让我以最敬重的心情重复这些宝贝的名字,这些可爱的代码,如同重复文学大地上那些宝贝的名字:小说,散文,诗歌,文学刊物,编辑,读者,评论者……

向所有的宝贝致敬。沙地在,宝贝也在。我相信:沙地在哪里,这些宝贝就会在哪里。甚至,宝贝的生命会比沙地更长久。

二姨家的贷款

□安晓斯

那天,二姨家的儿子来城里找我。他满头大汗,喘着气说:“哥,人家给我介绍了个媳妇,得花钱。家里只有几百块钱,能不能帮忙去银行贷点。”“把媳妇娶到家,得多少钱?”“少说也得两三万块钱。”接着,表弟详细地给我罗列了农村娶媳妇的各个过程和环节,以及各个环节应该花的钱。

我说:“我没贷过款,这几天想想办法,多少帮帮你。”

表弟从衣袋里摸出半盒皱巴巴的香烟说:“哥,吸根烟吧?”其实他知道我不吸烟,掏出烟让了让,就坐在沙发上,吸了两支。

我说:“贷了款能还吗?”“能,不成问题。”“咋还?”

“咱家承包了几十棵柿树,卖了柿子就能还。咱还种有地,粮食吃不完,卖了也是钱。”

“那柿树要是不结柿子咋办?”“哥,外行了不是,柿树不结柿子结啥?还能结红薯?”

回到家,我立即和爱人商量为表弟贷款的事。

“表弟结婚是大事,你赶紧托人帮他贷吧。”

以前没有贷过款,不知道还有那么多的手续。干脆,我以自己的名义,押上房产证等,很快帮表弟贷了2万元,期限为一年。

那天,表弟来了,兴冲冲地拿走了2万元钱。

不久以后,表弟要结婚了。我和爱人专门去了趟农村老家,和爸妈一起到二姨家贺喜,又拿出1000元礼钱,我二姨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转眼一年过去了,贷款的期限到了,也不见表弟还款。二姨家没有电话,我也不好意思去找表弟。2万元,对我们这工薪阶层来说,也不是小数,愁得我吃不下睡不着。

钱行的朋友不断地打电话催要贷款。无奈,我和爱人买了食品、水果,决定去趟二姨家。

表弟不在家,表弟媳妇回娘家去了。二姨、二姨父和我们亲热地拉着家常,说了不少农村的事。直到我们离开,也没有提表弟贷款的事。

回来的路上,我对爱人说:“表弟贷款,咱二姨不知道?”爱人说:“不会吧!”

回到城里,我忽然想起柿树的事,就让爱人抽空到农贸市场转转,看有没

有卖柿子的。

一天,爱人兴冲冲地进家:“市场上有卖柿子的了,咱再去也好有个借口。”趁星期天,我们又买了东西去二姨家。吃饭时,我还是没法张口说贷款的事。我爱人见状就笑着说:“二姨啊,听表弟说咱家有柿树,俺就想尝尝那柿子。”二姨说:“闺女啊,咱家原来是承包了几十棵柿树,每年也能卖俩钱,还不够你姨父吃药,哪知去年县里修路把柿园占了,包赔了咱点钱,唉,可亏了。”

我就问:“那表弟呢,现在干啥?”“他那成色,还能干啥?没了柿园,地也不多,就和媳妇去外面打工了,几个月就没回来过。”

没办法,我和爱人拿出自己的一点积蓄,又向朋友借了不少,总算把银行的贷款还了。

我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表弟不还贷款,总得给个说法吧。找不到表弟,又没法向二姨张口,这贷款算咋回事呢?

两年后的春节,我和爱人去二姨家拜年时,终于见到了表弟。找了个机会,我把表弟叫到了院子里,低声说:“那2万元贷款早过期了,得赶紧还啊。”哪知表弟一愣:“哥,2万元贷款,别开玩笑,你当时只给我贷了5000元啊。”

我一急,猛地抓住表弟的衣领:“你说啥?5000元?”

表弟脸不变色:“是啊,5000元。”我大恼:“表弟,人都得讲良心,你再想想。”停了一会儿,我又说:“就算是5000元,你也得还啊。”

表弟摸出一支烟:“哥,我过了年还去外面打工,再攒一阵儿,就去还。”

那天,我和爱人找了个借口,早早地离开了二姨家。

农村人收罢麦子兴走亲戚,叫做“瞧麦罢”。麦罢后的一天,妈妈从农村老家打来电话。

妈妈说:“你二姨在咱家哩。你表弟给你二姨说,借过你2000元钱,让你二姨捎到咱家了。”

我听了大吃一惊。发了一会呆,我在电话里告诉妈妈,那是几年前的事了,那2000元钱我不要了,只当我孝敬二姨了,毕竟二姨家条件不是很好,我在城里还过得去。

那天,我和我爱人都哭了。真的,我们俩不是因为那2万元贷款,不是心疼那2万元钱。

真的不是。



黄河渔家 钟华友作

今夜,我不愿归去

□阿 丙

三百六十日的翘首期待,都是为了这一刻的执手相拥;千万里千万里的跨越追寻,都是为了七夕午夜的相思圆梦。我一诺千年,恒久不变,年年的今夕,跨越天壤之间的距离,造访广寒,同津霄汉。赶赴这错位的天人之约,享受这短暂的深情款款。

奢望与你不离不弃,是不是我对自己身价的高估?在未遇你的岁月里,凡间的田园是我遗忘的王国。村落烟横,沙滩月印。池塘被夕阳镀上金辉,老牛在柳林下闭目反刍。我习惯在农历的天空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享受田园牧歌的情调。于代代相传的宁静安逸中,谛听时光流淌的清音。

但我又如何抵挡那惊世骇俗的招引呵!不登玉堂金马,不为攀龙附凤,不羨爵禄千钟,只为那清丽可人的一见倾心。闲云出岫,娇花照水,一颦一笑,尽态极妍。惊识天人的刹那,我顿时悟透前世今生,你是上天赐我的艳遇,此身只为你降生红尘!在四目相接的顾盼里,我畅饮星眸中的盈盈波光,祈祷人世就在此际静止;不生不灭,永不轮回!

他老天荒的呢喃终究只是一种柔软的期许,天庭的震怒犹如暴雨摧花,初秋的爱巢霎时间满地狼藉。飘扬血色裙曳地,断送玉容人上天。霓裳拂动,祥云开合,归途也正是你下凡时的来路。踉跄回眸,行云低锁,细如游丝的阡陌连接着竹篱茅舍。你走了,只在苍茫天際留下霓裳的虹影。织女、七仙女,还有嫦娥,具有天庭背景的金枝玉叶们,都在一遍遍重复着相同的感情故事;在经历了下凡的浪漫后返回九重宫阙,

就连那婀娜的身段也毫无二致。逃逸,演绎成了丽人舞蹈,在蓝天白云的背景上翩翩飞舞。

我不信银誓一划竟能让天人永隔。世间最远的是一颗心的距离。银河无波,清且涟兮,但一河横亘,欲渡无舟。从此,你在河那边,我在河这边。我好想想好,凭河结庐,隔着一河清浅与你相望。尽管泪眼间花花不语,但我至少,至少能天天凝眸那熟悉的身影,至少能咀嚼“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凄凉。

天国的河床不是贫贱的收容所,不会听任阴谋天鹅者安营扎寨。当我从宽阔的滩涂迢迢原籍的时候,才真正明白,天空每一寸土地都与自己无关。我和你,其间有着碧落黄泉的差距。但我依然沉醉在温柔乡里不肯醒来。当牛郎和织女的名字被命名星座并附会出许多命运故事的时候,我是怎样为这美丽的牵强心中窃喜呵!凡间故事是玉帝玉母鞭长莫及的荒原,终于用神话的方法与你长相厮守。和你平起平坐,和你双双入对。天不会老,地不会绝,碧海青天我甘心作一块补天的顽石,闪亮如午夜星辰,静静地,照耀你身影徜徉的银河。

相见不如怀念。天色薄明,晨光熹微,倾泻的夜晚又要谢幕了。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年复一年的七夕,在焦灼中想往,在匆忙中作结。煎熬了相思,也磨损了年华。玉树琼枝的鹊桥瞬间坍塌,去等待下一次漫长的轮回。天不老,人心会老吗?我真怕,真怕寂寞空虚,相思会让心灵结茧。我真怕,真怕患守穷庐,距离会让爱情凋零。

今夜,我不愿归去。

叽叽喳喳破译着水草们难解的梦。

宽宽的湖面敞开你虚掩的心扉,深吸一口湿润的气息,拂去那淡淡的情思。湖面宽广如一张光滑的大唱片旋转着,一圈又一圈,流淌出优美抒情的旋律,拂过你的内心,恰似久旱后的甘霖,滋润着你的思想。经纶事务者,鸢飞戾天者,莫不释怀,流连忘返,望水息心。

滨河里的小径温情依旧,曲曲折折通向你的内心深处,无数次走过,无数次看过,无数次留下轻松和快乐。在夏日的某个日子里,再次不经意地经过,是否会想起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呢?

时光带着我们一天天往前走,我们每天在收集着点点滴滴的幸福和快乐。山水氤氲,思绪在园子的深处蔓延,浓得化不开。看雨,听雨,品雨;看水,看莲,看季节深深的暗影。

滨河夏日,带来的不仅仅是风景。



(本报资料照片)